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天子之孝

愛百姓

臣按經言德教加于百姓蓋天子之孝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孝或限于分或詘于力所謂小孝用力中孝用勞也天子之孝廣博充周務使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所謂大孝不匱也但其事

非一端可竟而其理亦非一言可畢臣故以愛百姓爲目中之綱凡推己及物興利除害之事皆爲愛百姓而設也有天下者以愛天下之人爲愛親之盡西銘之所謂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述愛百姓而又以愛物附焉

易比（卦名）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再也）筮（再筮以自審）元（元善）永（長永）貞（正固）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楊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頤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大道也

臣按彖言後夫凶而文言失前禽邑人不誡者聖人天地父母之心凡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無不在其所覆之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衆之所歸羣之所往普天率土君之宗之矣于斯之時而有去順就逆者陷身大戮自取滅亡然聖人之心大公無私好生之仁不忍盡物雖討不庭但誅首惡居人喻旨無有驚動也

頤卦名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

矣哉

程頤傳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同功

臣按晉師曠之言曰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惟以生物爲

事天地生之而聖人養之易曰天地養萬物雖宗子不尸父母之功也讓德于天也西銘曰聖人合德賢其秀也夫以民吾同胞而吾于中養其秀者天下必無有顛連而無告者矣故推吾愛親之心以盡愛人之道非必家至而户給之也憂在得人而仁在百姓故曰及

益卦名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臣按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故夫子于道千乘

之國言愛人先言信也惟其不本于心卒以不信故有口惠而實不至焉者矣噢咻之術不可以云惠壺漿之德不可以云益當損上益下之時非小小補助也田里樹畜輕徭薄賦此其惠在經制者散財發粟非常之恩聖人守其大寳又有收拾人心之義也

書皐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臣按惠者仁之愛也民物則各得其分爲安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悖而愛其親者必不敢惡于人也惟其等級隆殺順天理之自然而相親相遜和協于衷黎民之懷懷于有德非以其姑息小惠也

太甲先王子惠竆困民服厥命罔有不悦

蔡沈傳曰此言湯德所以恊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未有不得其歡心

臣按商王愛人之誠孚于隣國之民而有后來其蘇之望孝經所謂得萬國之歡心者也尹稱之以告嗣王欲其視烈祖之所爲無得罪于百姓以爲奉先之孝也

洪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朱熹曰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

陳櫟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揺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揺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説信矣

臣按孝經開宗第一義即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又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申言孝治蓋孝子仁人愛親愛人可以自信有通于神明之理而皇極庶徵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此所謂

則天之經也

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沈傳曰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臣按蔡以平易近民釋徽柔懿恭者柔不至于暗弱恭必由于中出合觀之乃其不敢惡于人者然

也一夫不得其所未可謂之錫類日昃不遑正以夙夜匪懈無忝所生者也咸和萬民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博愛之道又以主敬爲要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司徒職兼教養穆王之命君牙欲其體小民之情而思惟圖度于其衣食之艱易則其愛人無已之心以爲如是然後可以敷五典而和民則也

暑雨祁寒天道之常而亦氣候之一變廣厦細旃之上或不覺其有異他日也况于怨咨之聲乎暑雨而阻饑祁寒而忍凍民生之艱若此奚暇治禮義哉然此皆司牧者之責徒思之亦無益也辨土地之宜興稼穡之利保其蕃息安其本俗所以圖之者未可殫述一皆以至誠惻怛之意經營勸勞而後艱者易怨咨者寧然而衣食既足之後虞廷命契猶以在寛爲訓故知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

時也

詩小雅鴻鴈篇名其一章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小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再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

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之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臣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民皆離散故以安集其居為始事而鰥寡孤獨又先被其澤故朱善以

爲惠鮮懷保文王之家法然則仁民正所以親親孝哉其爲念爾祖也

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方慤曰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

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治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

臣按先王愛養百姓其政莫大於井田而鰥寡孤獨廢疾伎藝皆不能治田之人也其論官材養耆老則又出於學校而此鰥寡孤獨廢疾伎藝之人不足以與于國老庶老之列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者也先王于天下之人無所不愛故于天下之

人無所不養養之于井田學校之中者蓋足以盡乎天下之人矣而鰥寡孤獨廢疾伎藝者既不在于井田又不在于學校其人有可憫其才猶有所用先王于四者之民而皆有常餼于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而各以器食此政所以輔井田學校之不逮也觀王制次序亦可見矣如其不能以九一使耕以世禄待士而煦煦然惟是之爲務則其爲愛也微矣豈天地父母之心哉

月令篇名秦相吕不韋命諸儒雜記三代及秦事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臣按四序之春即四德之元于人為仁胡氏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故德令慶惠出於君而布和行施以及下者相也仁主于愛固無時而不然而獻歲發春氣之更始人情欣悦則其愛人之意油然而生而其恩澤必實有以及于人者大君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兆民

之休戚懸焉愛之則遂行之非徒畜其意而已要之四序之中皆有春四德之中皆有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此則行仁于立春之日所謂元之元也

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

臣按此西銘所謂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者也乾元統天是以大生焉坤元順承是以廣生焉聖人合德是以助其生氣焉天地明察視幼少諸孤皆同

胞也養育存安愛之實也

祭統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鄭康成注曰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祭餘之惠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于竟内也

臣按人君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使下有凍餒

之民則無以得人之歡心以承祖考守祖廟也子孫之祭鬼神且不敢專饗之必以徧于廟中而豈可專其蓄積不以施散于民乎故言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觀于每變而衆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則惠之及于夫人者體先王先公之心而愛其所親也

經解發號出令而民説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臣按和仁雖異事而其道相成和始之而仁終之也人主之憂勤惻隱所以激勸天下者存乎發號

施令故易言重巽申命書盤庚三篇反覆喻意然後行事蓋號令當于民心則說說則和和則上下相親而仁矣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奉天制書能使武人悍卒感慟流涕成興元戡難之功然則王言之出即王心之仁四方萬里向背之由故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況于人乎然非難也上以號令及下而無不至之惠

則下之聞上之號令者莫不有尊君親上之心矣

夫親親者仁之始相親者仁之終而和與仁又相

爲終始也

哀公問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

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

能成其身

臣按奄有四海故曰安土皇天眷命故曰樂天身

有顯名故曰成身此皆愛人之驗故曰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

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康成注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

臣按爲政者在于通民之情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其便與不便甚明也行善而備敗君于是乎斟酌焉雖取草取薪之賤者未嘗棄其言也衛巫監謗而厲王流彘誹謗偶語有誅而秦族以亡

由不恤民也

表記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臣按此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異于齊宣之愛及于觳觫之牛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

臣按呂祖謙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于子也發于誠心而已此言虞舜之君天下其愛人

之仁非後世所可及也虞舜之愛親極其至故虞舜愛民之心亦極其至也子愛于民如父母之愛子則好惡與民同之而凱以强教弟以悦安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舜之得此于民正如詩言孝子既孝而其嗣子又孝也

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巳以說其上矣

陳澔集說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

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按仁孝一理尊仁乃所以盡孝子愛百姓事天乃所以事親自其賢秀以至顛連德教所加罔不畏愛孝治成矣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六曰安富

臣按六者皆愛民之事其前五事人所易知其第六條似與前五條不並行而俗吏不通經術有專意抑豪强破富人以爲能者善乎宋臣葉適之言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

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貲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

置疾惡于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

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適此論深合周官安富之意臣竊以父母之于子鳲鳩之愛惟均要其貧富必不能強之使齊也父母之分金使治生者無偏頗則愛惟均耳及其力田服賈或逢年倍利或蕪穢不治折閱不售各自其時命智力使然而欲奪富者之所有分之貧者可乎但使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興于風俗則家有富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兄弟國有富

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比閭族黨而何至于豪暴

過甚兼取無已重煩長吏之教戒哉

大學傳之九章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胡炳文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舉其慈之出于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誠而已

許謙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逺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逺矣

臣按傳引康誥之言以見慈幼之誠而愛親敬長良知良能自然如此則孝弟慈皆在于誠知慈母之保赤子則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亦豈假强爲哉然而事君事長責已亦以責人而慈幼使衆

則皆君子之事君子父天母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緣天地好生之德以愛百姓也國人以君子爲父母君子愛之如子緣已有愛子之慈以愛百姓也昔陶潛遺其子以一力誡之曰彼亦人子也善遇之慈矣哉君子也在上者誠推此心自不至于虐使其衆矣

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

臣按父母之于子未嘗盡其力而恐其勞也未嘗

用其財而憂其貧也茍可以使之逸使之富者將無所不至也然而子趨父事未有不亟者孝慈相感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夫人情之莫不欲然所以阜其財求寛其力役者亦如父母之于子無所不至也藏之于民而國未嘗告匱以生其共而民且爲之効死君于民交相愛也有不勸哉

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臣按汝墳之詩言魴魚赬尾王室如燬毛傳言魚

勞則尾赤燬火也蓋頳尾以喻役者之顔色瘦病如燬以喻商辛之猛熾酷烈書言文王懐保小民惠鮮鰥寡但岐豐耳王室猶存則其暴尚及于六州之民也如傷者葢文王之隠痛禹稷之由已溺之由已饑之伊尹之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心也大學傳言文王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仁慈如文王可謂止矣其封内之民則斷斷乎無傷者矣而文王愛人之誠保天下之量所不忍其

顛連而無告者商之民即文王之民也由其中心憯怛是以如傷也

漢文帝元年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以

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
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
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
田非益寡計民未益加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
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隐

臣按漢孝文始年未踰時而除收帑相坐之律其愛百姓之意固已形于詔令矣至是又未踰時而下詔定振窮養老之令一則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再則曰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夫豈非仁人孝子之言歟此所謂君行博愛施德教于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也後元之詔乃所謂君愛已親則能推及物常思安人為其興利

除害者歟天子之孝漢文蓋庶幾焉

武帝征和四年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臣按漢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後人給家足之餘窮兵黷武神仙土木無所不事藏錢經耗賦稅既竭鬻爵筭緡均輸平準利析秋毫以奉戰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蠱之禍是時諸方士神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敎美人埋木人祭祀度厄江充因武帝有疾指言巫蠱爲祟乃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掘得木人尤多充又僞爲帛書所言

所殺人之子多矣是非不道太子無以自明以節矯發兵捕充敗走自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悔雖已晚然其順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壞挽回大命延及子孫其效可謂捷矣故充其不愛其親而敢惡于人之心登年載毒至于反中其身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猶能以危爲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愛人也

宣帝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鰥寡孤獨年高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遇視毋令失職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臣按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人西銘所謂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愛親之施孰大于是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信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

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臣按此所以幼其幼也先王之世幼孤得遂長皆推一念之愛以及之也

順帝陽嘉二年扶風功曹馬融對策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

臣按科條禁令為治者之所不廢周官三百六十

未嘗不備悉也然而謂之致太平之書則未盡然致太平者文武之身耳周道親親親親是以愛人讀大小二雅及頌周家忠厚之意最可想見固不獨關雎麟趾云爾也故爲治但求之科條禁令之間則法度美如周官亦未有以使斯民見惠和之實也如使誠心實意愛恤百姓品制濶畧而平易近人使勞者得而暨息窮者得而赴愬寛然有樂生之心即此乃爲太平有象彼紛紛于科條禁令

者抑末也

唐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甚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臣按仁民本于愛親主敬所以存仁故愛之中即有兢業顧畏之義非惟不忍虐用其民而亦不敢自暇逸也何則聲色滋味之欲匹夫縱之止及其身而人主縱之所損極大葢匹夫僅能敝巳之精神財力而勢不足以及人故精神耗財力竭則足以喪其父母之軀而巳天下之主享天下之奉言傳號渙萬里奔走所以快耳目悅口體者君取一而天下之費且千百焉所耗者百姓之精神也所

竭者百姓之財力也所以奉一人者有限而敵天下者無窮太宗之言誠有見于此也夫百姓之肥瘠乃君身之肥瘠人君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如一體必不忍此肥而彼瘠此贏而彼詘故于嗜欲之原謹之又謹塞之又塞昔人之言曰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道固如是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愛者不忍之發也而曰不敢仁民者其可以惡于人乎哉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勤苦

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

臣按五代史贊曰予聞長老言明宗爲人純質寛仁愛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初即位罷減宫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䨱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

馮道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吏有犯贓輙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于治矣五代兵戈擾攘生民塗炭明宗在位十年兵革粗息生民少安獨能以祈穀重農爲務聞馮道所陳聶夷中詩記録諷誦道又嘗陳言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因令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史稱寛仁愛人信乎其不虛美也

宋哲宗初立韓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宫入朝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税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臣按欲富欲樂人有同心然而勞困而弗息則致貧之道鬱塞而弗通則端憂所自也愛民者必利

民必憂民利民憂民之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微勿至而橫斂淫刑所宜先去者也夫以人力之所弗堪而貪人必欲取盈人情之所勿便而酷吏必求勝任民用殫矣民命殘矣何以爲有基勿壞

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讐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讐之也非讐民

也不讐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于後功唱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為讐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于民者耳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

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于臣怨歸于君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爾

臣按賦役之煩苛皆原于貪吏貪吏之原又在好惡不明觀萬里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課吏非誠能奬廉而懲貪也功罪所在人誰不知勸懲者苟

工聚斂之計行督責之術者得以奏最績催科曰拙繭絲不登者反以書下考此爲吏者其亦何所勸何所懲乎况法外之征非時之役則又甚便于不肖有司之乾没者也杼柚棧車之哀怨必不以之上聞而靈臺豳籥之和聲方矯誣以頌巳好惡之所以貿亂其不以此歟愛民者爲民除貪吏當如驅餓豺狼焉好惡不明則黜陟不當安能禁其不肆惡于民上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好惡之大

原在于能絜矩經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誠能推愛親之心以愛百姓斯可謂能絜矩者矣

愛物附

易无妄(卦名)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臣按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所謂動以天也若夫曾子所云斷樹殺獸不以其時不得爲孝正以有妄而

禮記月令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與天違耳

臣按先王愛物之心自愛百姓而推者也周禮山虞掌山林澤虞掌國澤合之王制月令之言總不外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而已里革諫宣公魯君言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正孟春獺祭之時古者魚亦言禽則

澤虞所謂植虞旗以屬禽其川禽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蟄蟲咸俯而季夏以前草木鳥獸有禁正與王制相合而山虞丈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者與王制月令不同殷周異制也大抵山林川澤之利聖人與民共之草木鳥獸魚鼈之屬所以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者以有官守使不至于取之不時用之無節而已愛物正所以愛民也長養生息不違于物之性正所以使之不可勝食

不可勝用也澤梁無禁文王之所以治岐何至于設為厲禁山虞則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澤虞則守其財物而入之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哉然則王制月令先王之遺制可考而周禮二虞之職必後王更定之條也

春秋春二月已亥焚咸丘桓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

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臣按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二月非火田之時咸丘非狩地焚林而田是謂盡物非一叢一聚則所焚者廣昆蟲未蟄則所殺者衆仁人孝子之用心必不其然也其後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左氏外傳紀其所述之訓亦春秋之意也

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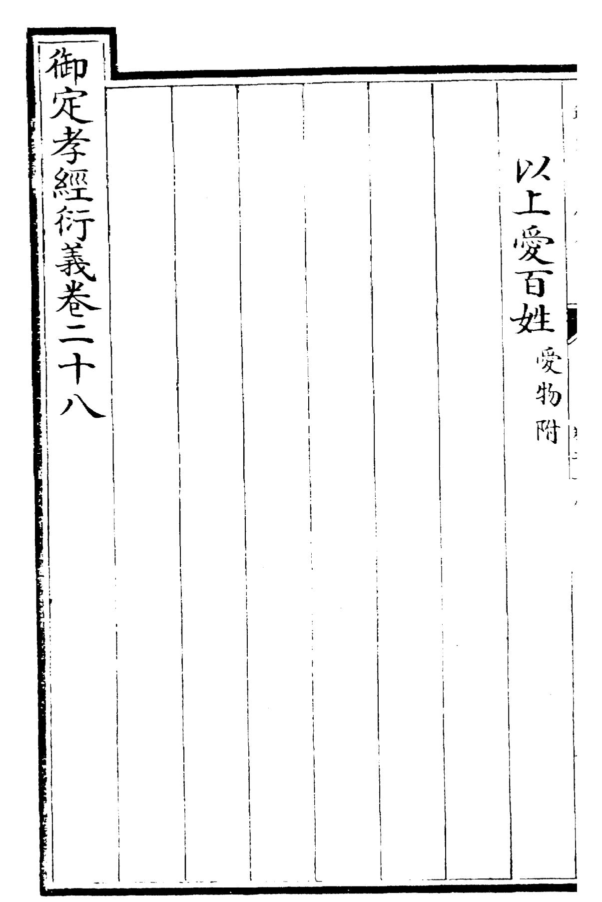
張栻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賔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絶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于禁殺茹蔬殞

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臣按詩序于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則云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于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而所以致此者于騶虞則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于行葦則以内睦九族外尊事耇

老故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必然之序也聖人之心純乎天德王道好生者天也而春生秋殺各以其時奉若天道者王也而慶賞刑威各以其政未嘗有生而無殺也則佛氏之不殺可謂得愛物之正乎梁武人主也崇信其說宗廟犧牲以麵爲之先自絶其祖宗之血食而其政理乖違貽禍生民流毒百姓豈非以不愛及其所愛哉武王罪狀商紂曰暴殄天物蓋于時宗廟犧牲爲小民

所攘竊而不問則山澤之虞亦失其官守而君臣上下窮極其慾以殘物命可知也故張栻以為事雖不同而其拂天理而致亂亡一也供祭祀奉賓客則山川之禽不可不具而弋釣之事亦所時有不絕流不射宿其諸騶虞行葦之仁也使孔子得行其道則民胞物與推恩有序山林川澤之利盡弛與民而但禁其不時與盡取民給其求物亦若其性仁至義盡無以復加矣



以上愛百姓 愛物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臣按經文言五等之孝既畢即發天經地義民行之旨所謂天經者邢昺疏以爲日月星辰以時轉運于天所謂地義者邢昺疏以爲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爲晨羞夕膳也經以

此繼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之後若似乎言之重詞之複者何哉夫耕而食織而衣者黔庶之事戒休董威授時別土使不懈于耕織者司牧者之事也作課農桑而耕藉田尤敎孝之大者故亦以類附焉

易井彖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臣按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來相猶助也井

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

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此則養而不窮也以井愈汲

愈生給養于人爲義而建安立民以爲君勞乎民

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取諸此然則百畝之田

五畝之宅相友相助乃所謂改邑不改井也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周本紀后稷始生母欲棄之因名曰棄兒時

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其後公劉古公修其業至文武受命此生民之詩所爲作也論者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祚最長得之矣舜即位之後咨牧之始即以食哉惟時發端惟是伯禹以司空宅百揆而次即以舊官申命棄然則宰相之下無過農官爲急也當此時民豈復憂阻饑棄久于田正豈其怠于播穀而呼其名稱其官重相

警戒蓋唐虞重農之意如此

洪範次三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

臣按虞九官周六卿之事備于八者之中八政惟食屬農而統言農用八政論其初則農務重穀以開其先而餘事可得而舉要其終則農于彼七政有交資也可弗勸哉

詩豳風公劉居豳周公作詩陳其風俗以戒成王七月篇名其一章曰七月夏正

流火（大火心星）九月授衣一之日（夏正十一月）觱發（風寒也）二之日（夏正十二月）栗烈（氣寒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夏正正月）于耜四之日（夏正二月）舉趾同我婦子饁（餉田者）彼南畝田畯（勸農之官）至喜

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始溫和也）有鳴倉庚（黃鸝）女執懿（深美也）筐遵彼微行（小徑）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白蒿所以生蠶）祁祁（衆多）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章曰九月築場圃（物生耕地爲圃物成築地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穋先種後熟曰重音直容反後種先熟曰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聚也上入執宮邑居之宅功葺治之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升也屋其始播百穀

朱善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

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晩矣

臣按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歴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之無告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歟此椓在經筵進講之詞也豳風所云雖豳之民自營其衣食之計紀其耕織之候然其沐膏澤而詠勤苦由君上之

勸教使然故知豳先公重稼穡而君夫人亦躬織
紝也由是而推之豳雅豳頌則有潔其粢盛祭服
以致其報本之誠奉先之孝威儀品物中禮合度
誠非驕矜放肆所自生也成王于是乎知稼穡之
艱難小人之依矣抑臣又以為農桑之事意莫厚
于豳詩而法莫備于周禮此皆祖宗以來所垂之
典故所成之風俗因而播之為詩歌勒之于官守
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戰于千畝而王師敗績婦休

蠶織而宗周以傾此周道之所以盛衰而後人于

成王則稱其念祖德于宣幽則謂之貪天禍也

禮記月令是月也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舍居也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步道曰徑術與遂同善相丘土之高者陵平而可陵阪阪而不平險水之使行者原廣平下濕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古者設田官以教民其人必特精于樹藝之

人所謂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非泛然農人之所習見聞者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非農人之所惑也假于一井之内一夫所治其間更能精别土性何處宜黍何處宜稌早熟晚熟不失其利此所以必躬親教道使之無所疑惑也以豳國晚寒之地而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所不種禾又兼稻黍菽粱之屬而言蓋后稷之成法公劉所修明而田畯遵奉之者也種樹之書秦所未焚後竟

失其傳而又無性之所好而特精于其理者其爲不能盡地理可勝道哉

是月也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織紝之鳥若自天降重之也于桑具曲植籧筐育蠶具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不爲容飾省婦使減其針線縫製之事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分于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方慤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

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以順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不煩以他役欲一意于蠶以勤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臣按親耕以勸農親蠶以勸桑而御廩所入即供粢盛副褘所受即成祭服所謂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孝子之祭必夫婦親之也三代以下千畝之籍時或舉行而親蠶之典則絶無而僅有卿大夫之妻視古之諸侯夫人而勤于蠶織亦鮮矣非惟怠于民事其于致孝鬼神之道亦莫之思也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歳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陳澔集說曰蜡祭八神先嗇（智足創物立于其先）一司嗇（因人成法）

謹司其職二農古之田畯三郵表畷郵亭之舍造于槱表田畔相連畷處田畯居之四貓食田鼠虎食田豕五坊隄以蓄水障水六水庸溝以受水洩水七昆蟲螟蝗之屬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人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馬睎孟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其功于幽民有以致其力于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臣按此即周官所謂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也伊耆氏始爲蜡故明堂位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也萬物無所不索享而八者于人爲尤有功故以此八神爲主物老則息之而田夫亦于是休息也息老物者報之息田夫者勞之于報之中而又有祈焉于勞之時而又將勤焉先王之用情忠厚而寓意深遠也以天子之尊而所祭者下逮于禽獸昆蟲之屬與黃冠野服之徒擊土鼓龡

葦籥相共為一日之樂若亦自勞其耘耔之時親行田畝與嘗麤糲至此亦得少休也作之于始息之于終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息之日少而作之日多非息之也則道苦而何以鼓舞之以盡神非作之也則即安而何以振起之以更始此固聖人順天道物情之妙用故夫子以為子貢猶不足以知此也

周禮地官遂人王國之外二百里為六遂司徒不能遍教特設遂人分理凡治野以

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臣按大小司徒主六鄉皆言民而遂人獨變民言甿者鄭注以爲異内外也此懵冥無知之人雖受一廛及會致之以下劑爲卒家任二人其外則爲餘夫也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巳下皆爲羨卒而六遂之中但一正一羨以其遠而寛之故曰下劑也田者百畮之田里者五畮之宅耕桑有

地是以安也男女人之大欲故昏姻以時以順擾之黍稷穀麥土地高下異宜稼穡之事當是民自知之猶必教之者月令所謂農乃不惑也興耡之耡一讀爲藉一讀爲助皆謂興起其民令相佐助與民爲利也時器農具耒耜錢鎛之屬以未可枚舉也家有餘夫復子之田是彊任之也政訓爲征土均司徒之屬掌平均其稅也凡六遂之人但勸課其耕桑而不聞教之以德行道藝者豈先王降德于

衆庶兆民而獨外之乎先王之教法固升秀者于近而移愚者于遠也然而其力可任其情宜恤豈非以其懵瞑無知也而黍稷稻麥之宜耒耜錢鎛之器猶當勸教之耶然其田里之安男女之樂猶夫人也生齒衆而力作敏猶夫人也苦會致之煩而畏賦税之重猶夫人也先王豈以其懵瞑無知也而不爲之經理督率哉

遂師（分治六遂下大夫四人二人共三遂之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其時事

鄭康成注曰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賈公彦疏曰地之宜晚早不同者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晚種晚收故云早晚不同云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為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臣按此即所謂興鋤利甿也但遂師止自巡其所治耳以此知通力合作雖在一井之中而轉移救助則遂師別有調度也地澤或是水暴至毀隄防立須修築必藉衆力先王之勸農田救其急事慮之至詳故于遂人既當總理而于遂師又申明職守也

旅師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賈公彦疏曰鄭讀而爲若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若爲不定之辭以質劑致民者所聚之粟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按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劵有長短故云質劑也與是積聚之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

服爲之息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

彼注云以其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賈公彥疏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

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乏官民俱益也

臣按此二條之法見盛世上下相親惟恐小民當

農作之時有所空乏以致不能盡力于田畝出粟

貸之或收其國服之息或但以陳易新其間雖曰

平頒不得多少偏頗原非抑配鄭注而讀爲若最有意見若者不定之辭必凶年民有艱厄乃用之如無凶年則貯以待雖凶年民之能自食者所弗強予所以按入税者之名而貸之者亦就願貸之家而會計其人之多少非家至而戸給之也其所貯待之陳粟則但春頒秋斂無所取息故民間得與官府流通春耕夏耘得以善其田事此蓋先王之世官得其人爲旅師者亦公忠勤敏克勝其任

法既善而行之存乎其人者也王安石爲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知政事則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之法天下騷然故知法制非不善而非其人亦不可行也抑臣反覆玩味于若之一字則通變宜民之道在行法者加之意焉安石之執拗蓋未之思此一字也

草人除草糞種之職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鄭康成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黄白以種禾之屬

賈公彦疏曰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色赤土剛用牛糞種煑取牛骨汁漬其種化騂剛之地使美也云若氾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黄白以種禾也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臣按騂剛之屬凡有九等皆是化不美使之美如騂剛用牛赤緹縓色用羊之類此其術蓋漢時猶有

存者故鄭氏得引氾勝爲証後之治民者不能留

心農事爲之講求術不傳矣

稻人掌稼下地

鄭康成注曰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

相生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康成注曰偃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

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畤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病也絶也草而芟夷之

鄭康成注曰將以澤地爲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時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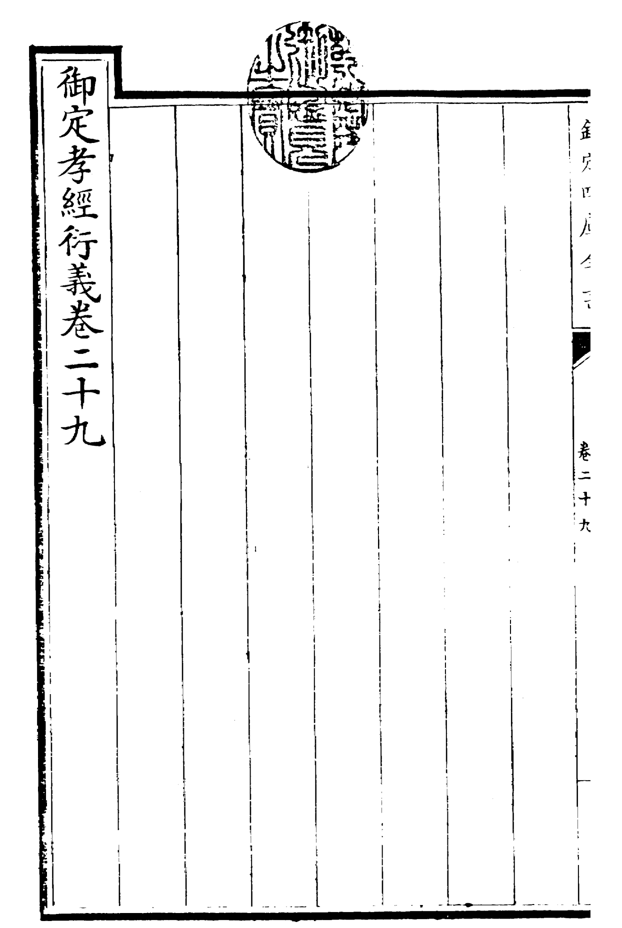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臣按此條專言水澤之地宜于種稻而先鄭引春秋傳楚蔿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與此防偃同而又須殄絶水草芟之至明年乃稼則知本是水澤未嘗爲稼今以防豬畜洩之爲新田也稻田之利于農最溥規防偃豬宜令有司經紀時脩其廢壞毋今已治之田風雨暴至遂成巨浸則亦勸農之要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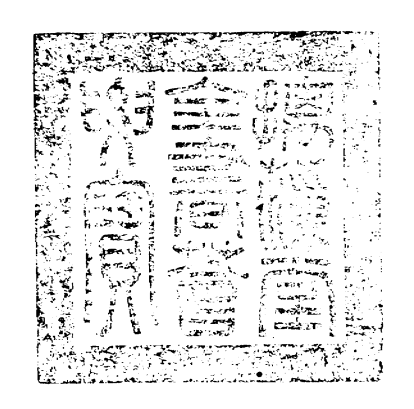
秋官司薙音替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鄭康成注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臣按疏此薙人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此亦是開墾荒地爲新田或即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漢趙過倣其法爲代田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十六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

天子之孝

課農桑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按漢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帝屢下詔

言農者天下之本感賈誼之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業百姓充實景元年制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議民徙寛大地聽之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務在力農以趙過為捜粟都尉行代田之法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少還田野開闢孝宣地節三年詔流

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元年以郡國公田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孝成陽朔四年詔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来之因循至哀平之世及莽篡位紛紛罝勸農之丞嚴受田之制人民反以失業海內日以凋弊略舉西京諸帝勸農

之諂其時之盛衰得失亦可考而自是而後蓋可知矣惟其發于至誠惻怛之意其臣奉行無敢不盡力者則亦旋至立效如其不然則雖勸農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亦無益也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

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㢘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錯言聖王所以衣食天下之民在于勸課有

道蓋逐末者多則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至于末業之民亦有居竒而累鉅萬者亦有折閱而成游惰者此其人身不能耕妻不能織饑寒切身不顧廉恥而其富人亦必驕淫踰制聖主抑末崇本于農則時有蠲除而商賈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以是故也

武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甞無士也武帝好四裔之功而勇鋭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輙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臣按代田者班志一畒三甽歲代處師古曰代易也即周禮一易再易三易之意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詔以方今之務在于力農而其封丞相侯曰

富民則所以深陳既往之失者既非空言矣過以能教民耕耘而為捘粟都尉則非前此桑弘羊為捘粟都尉之比也而千秋一言寤主乃在人父子之間帝緣此自悔所為狂悖曰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緣此遂棄輪臺下令止擅賦力本農此其哀痛惻怛之誠由其歸来望思之心而念及于天下之老弱孤獨無所文飾强假宜天下之士應之者之速也

吳徐知誥為淮安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敎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匹值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强

洪邁容齋隨筆曰自用兵以来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

拾遺録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

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

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故備録之

臣按經言庶人之孝惟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䟽云庶人孝行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養其親也然而始終成就之者在于天子故天子孝曰就假使戰鬭不休棄穡弗務展轉溝壑之中雖有養父母之心無可奈何矣

今觀齊丘之為知誥畫策者尚知以農事為兢兢不然則朝不及夕之道也馬端臨曰五季雜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强而已其間唐明宗周世宗俱為有志于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歛皆官吏奸貪之情為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敕丁寧禁切之于使之有餘力餘財則民自趨其事自勸其功雖均田之圖可弗賜度田之使可弗遣也民生于

勤勤則不匱節以制度則不傷財民富由于勤且節則民貧由于惰且侈易知也大司徒之保息六貧窮者固所當賑恤而富者亦所當安如必欲抑富以益貧則是所謂磨其厚而等其薄薄者未已而厚者先穿也周世宗之欲定均田租而度田之使俱未稱宋祖繼之欲究其弊精擇常叅官分詣諸州究亦無補君子勞民勸相之道當亦不在于泥古者也

宋太宗務興農事直史館陳靖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敻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

繼踵而来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税及既亡遁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減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税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茫無所詣以兹浮蕩絶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别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畆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受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菓孳畜羊

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户定征量田輸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户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

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确瘠復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畒中田百五十畒下田二百畒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畒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寛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户十丁者給百五十畒七丁者百畒五丁者七

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唐鄧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薛應旂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為無見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予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為地寒不生五穀則薏爾米脂縣名逼于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耶奈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為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臣按墾荒之法陳靖條析最詳然必有強力精敏

之人久于其職巡行郡縣經度其宜其間均配督
課仍責令有司一稾科條從事尤當不惜官錢給
其耕具牛種亦不必拘新集之户復業之民就令
地著富民願僱募開墾者亦計口授田以是為率
其富民即為團保者長三五年後量田輸税亦一
如新集之户復業之民以此行之于陳許蔡潁襄
鄧唐汝之間自是曠土游民相得兩利行之積歲
坐致富强若使謀之計臣而但以散失官錢為憂

閭之守令而反以詐增户口塞責在朝廷未見後效可期而閭里先有包賠之累非但托之空言而且反以厲民也

真宗大中祥符閒知袁州何蒙言本州二税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臣按吳唐拾遺録所載租税率以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猶未必勒令以金銀為税也而宋齊丘以為是乃敎民棄本逐末今何蒙無

故忽欲以金折納若從其請不特農桑自此而廢即錢法亦自此而廢長民者固不可以邀一事之小忠而貽將来無窮之實禍也

程顥疏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慼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

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宋人都汴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環之如陳靖募民開荒一法實能行之自可驅數十萬浮民使之業作也然而所都之地不一而所聚之勢恒然所謂變詐巧偽以自求而常不足以生者苟非司徒以教養歸之于比閭族黨州鄉之中則亦非泛然有所為均多恤寡之術若得賡能京兆撫馭有

法使變詐巧偽之風少息而浮寄無所得食窮而反本于以云救亦什得伍也

神宗熙寧二年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臣按王安石新法臣于周官族師一條已論其概如謂必無可行之理則經術世務遂為兩事且因循苟且勸課無聞國勢必至貧弱但令官必得人

人皆盡職行之一處而效推之天下可知如其但以治法則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豈非美事而綦吏乘時千騎五馬賔客廚傳重擾屬邑前代亦曽以為不便民而罷之者民之難與慮始事之所以鮮終豈不以是哉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

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為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增至七倍令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

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觔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為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

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令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葢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董仲舒限田之議竟不能

用師丹又建言于孝哀之世詔書須後^後侯命也^不行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不得賣買民以大困天下後世言井田者以是為鑒戒也荀悦漢紀以為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大亂之後田廣人寡方乃可為朱子極取其說故曰唐之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而杜氏通典乃云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来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于漢成哀之間

則勢固有無如何者也宋林勲所上政本書考驗

周密諸儒稱之誠得其人為農田之吏俾其益覃

其精思酌古今之變推而行之以盡利則于務農

重穀足食足兵之計豈無當哉惜乎未竟其用也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

其所無如稅絹出于蠶苗米出于耕是也今一倍折而

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

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多

取而多折者重寘于罰從之

臣按本色折色並徵此近世徵收定制也如使折色一項必欲仍徵其帛其尺幅之廣狹脩短精麤美惡驗視不勝其煩而姦弊叢生矣獨是本色決不可變為折色以致賤糶貴折重困農人也其折色只合盡數輸錢不但錢法流通而公私齎送亦可略用見錢交會但不應竟用空楮為幣耳近世之弊正坐穀賤傷農而泉流壅滯臣故兩及之

朱熹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為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為民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

錢米之數以産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于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説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静怨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却此則不能無慮

臣按朱熹奏行經界區處事宜共六條一推擇官

吏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一打量紐折算計之法人所難曉乞紹興中户部行下格式印本㸃照行事一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一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一諸色之田散漫叅錯難于檢計欲將見在土田隨九等高下別定等則諸色租税錢米一概均敷收納一荒廢寺院田産出榜名人實封請買一時田業有歸免向後官司賦税因循失陷此六條中前四條

乃是丁寧揆度求其至當不得其人不可行也其法式不使人人共曉不可行也書人紙札之費不出于官而以不貲之費重煩百姓不可行也隨畝均產不許過鄉害多利少不可行也至于後二條于行經界中指言均平賦税攘斥異議之意其慮事蓋詳矣

以上課農桑